

中学语文课外读物

(散文小说部分)

福建省三明地区
教师进修学校 选编

一九七九年一月

目 录

荷塘月色.....	朱自清 (1)
海市.....	杨 朔 (3)
荔枝蜜.....	杨 朔 (9)
日出.....	刘白羽 (12)
落花生.....	许地山 (16)
杜鹃.....	郭沫若 (18)
松鼠.....	布 封 (20)
琥珀.....	(22)
雷雨前.....	茅 盾 (24)
依依惜别的深情.....	魏 巍 (27)
我的一天.....	奥斯特洛夫斯基 (36)
给青年们的一封信.....	巴甫洛夫 (40)
蚕和蚂蚁.....	叶圣陶 (42)
卖火柴的女孩.....	安徒生 (47)
最后一课.....	都 德 (50)
凡卡.....	契诃夫 (55)
我的叔叔于勒.....	莫泊桑 (59)
变色龙.....	契诃夫 (66)
七根火柴.....	王愿坚 (71)
荷花淀.....	孙 犁 (75)
白洋淀边.....	孙 犁 (81)
党员登记表.....	峻 青 (84)

荷 塘 月 色¹ 朱自清

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。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，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，在这满月²的光里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。月亮渐渐地升高了，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，已经听不见了。我悄悄地披了大衫，带上门出去。

沿着荷塘，是一条曲折的小圪屑路。这是一条幽僻的路；白天也少人走，夜晚更加寂寞。荷塘四面，长着许多树，蓊蓊郁郁的。路的一旁，是些杨柳，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。没有月光的晚上，这路上阴森森的，有些怕人。今晚却很好，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。

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，弥望的是田田³的叶子。叶子出水很高，象亭亭的舞女的裙。层层叶子中间，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，有袅娜地开着的，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；正如一粒粒的明珠，又如碧天里的星星。微风过处，送来了缕缕清香，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。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，象闪电般，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。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，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。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，遮住了，不能见一些颜色；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。

月光如流水一般，静静地泄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。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。虽然是满月，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，所以不能朗照。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，高处丛生的的芙木，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；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情影，却又象是画在荷叶上。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；但光与影有着和谐旋律，如梵婀玲⁴上奏着的名曲。

荷塘的四面，远远近近，高高低低都是树，而杨柳最多。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；只在小路一旁，漏着几段空隙，象是特为月光留下的。树色一例是阴阴的，乍看象一团烟雾；但杨柳的丰姿，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。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，只有些大意罢了。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，没精打彩的，是渴睡人的眼。这时候最热闹的，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；但热闹是它们的，我什么也没有。

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。采莲是江南的旧俗，似乎很早就有，而六朝时为盛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。

于是又记起《西州曲》⁵里的句子：

采莲南塘秋，莲花过人头；低头弄莲子，莲子青如水。今晚若有采莲人，这儿的莲花也开得“过人头”了；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，是不行的。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。

（一九二七年，七月，北京清华园。）

1 荷塘月色——选自《朱自清文集》，有删节。朱自清（1898—1948），字佩弦，江苏省人，现代作家。2 满月——圆月。3 田田——形容荷叶的形象。4 梵婀玲——小提琴（译音）。5 《西州曲》——南朝乐府中的诗。

海市¹ 杨朔

我的故乡蓬莱是个偎山抱海的古城，城不大，风景却别致。特别是城北丹崖山峭壁上那坐凌空欲飞的蓬莱阁，更有气势。你倚在阁上，一望那海天茫茫，空明澄碧的景色，真可以把你的五脏六腑都洗得干干净净，这还不足为奇，最奇的是海上偶然间出现的幻景，叫海市。小时候，我也曾见过一回。记得是春季，雾些天，我正在蓬莱阁后拾一种被潮水冲得溜光圆滚的鹅卵石，听见有人喊：“出海市了！”只见海天相连处，原先的岛屿一时不知都藏到哪儿去了，海上劈面立起一片从来没见过的山峦，黑苍苍的，像水墨画一样。满山都是古松古柏，松柏稀疏的地方，隐隐露出一带渔村。山峦时时变化着，一会儿山头上出现一座宝塔，一会儿山洼里又现出一座城市，市上游动着许多黑点，影影绰绰的，极像是来来往往的人马车辆。又过一会儿，山峦城市慢慢消下去，越来越淡，转眼间，天青海碧，什么都不见了，原先的岛屿又在海上现出来。

这种奇景，古时候的文人墨客看到了，往往忍不住诗兴大发。且看蓬莱阁上那许多前人刻石的诗词，多半都是题的海市蜃楼，认为那就是古神话里流传的海上仙山。最著名的莫过于苏东坡的《海市》诗，开首几句写着：“东方云海空复空，群仙出没空明中，荡摇浮世生万象，岂有贝阙藏珠宫？”可见海市是怎样的迷人了。

只可惜这种幻景轻易看不见。我在故乡长到十几岁，也只见过都么一回。故乡一别，雨雪风霜，转眼就是二十多年。今年夏天重新爬到蓬莱阁上，真盼望海上能再出现那种缥缥缈缈

的奇景。偏我来的不是时候。一般得春景天，雨后，刮东风，才有海市。于今正当盛夏，岂不是空想？可是啊，海市不出来，难道我们不能到海市经常出现的地方去寻寻看么？也许能寻得见呢。

于是我便坐上船，一直往海天深处开去。好一片镜儿海！海水碧蓝碧蓝的，蓝得使人心醉，我真想变成条鱼，钻进波浪里去。鱼也确实写意³。瞧那海面上露出一条大鱼的脊梁，象坐小山，那鱼该有十几丈长吧？我正看得出神，眼刺溜一声，水里飞出另一条鱼，展开翅膀，贴着水皮飞出去老远，又落下去。

我又惊又喜，问道：“鱼还会飞么？”

船上掌舵的说：“燕儿鱼呢。你看像不像燕子？烟雾天，有时会飞到船上来。”那掌舵的长得高大健壮，一看就知道是个航海的老手，什么风浪都经历过。他问我道：“是到海上去看捕鱼的么？”

我说：“不是，是去寻海市。”

那舵手瞟我一眼，说：“海市还能寻得见么？”

我笑着说：“寻得见。——你瞧，那不就是？”我朝远处一指，那儿透过淡淡的云雾，隐隐约约现出一带岛屿。那舵手稳稳重重地一笑，说：“可真是海市，你该上去逛逛才是呢。”

赶到船一靠近岛屿，我便跨上岸，走进海市里去。

果然不愧是“海上仙山”。这一带岛屿烟笼雾绕，一个衔着一个，简直是条锁链子，横在渤海湾里。渤海湾素来号称北京的门户，有这条长链子挂在门上，门就锁得又紧又牢。别以为海岛总是冷落荒凉的，这儿山上山下，高坡低洼，满眼葱绿苍翠，遍是柞树、槐树、杨树、松树，还有无数冬青、葡萄以及

桃、杏、梨、苹果等多种果树。树叶透缝的地方，时常露出一带渔村，青堂瓦舍，，就和我小时候在海市里望见的一模一样。先前海市里的景物只能远望，不能接近，现在你却可以走进渔民家去，跟渔民谈谈心。岛子上四通八达，到处是浓荫夹道的大路。顺着路慢慢走，你可以望见海一般碧绿的庄稼地里闪动着鲜艳的衣角，那是喜欢穿红挂绿的渔家妇女正在锄草。有一个青年妇女，鬓角上插着枝野花，立在槐树凉阴里，倚着锄。在做什么呢？哦！原来是在听公社扩音器里播出的全国小麦大丰收的好消息。

说起野花，也是海岛上的特色。春天有野迎春。夏天太阳一西斜，漫山漫坡是一片黄花，散发着一股清爽的香味。黄花丛里，有时会挺起一枝火焰般的野百合花。凉风一起，蟋蟀叫了，你就该闻见野菊花那股极浓极浓的药香。到冬天，草黄了，花也完了，天上却散下花来，于是满山就铺上一层耀眼的雪花。

最好的季节自然是春三月。岛子上有一处好景致，叫花沟，遍地桃树，年年桃花开时，就像那千万朵朝霞落到海岛上。桃花时节，也是万物繁生的时节。雪团也似的海鸥会坐在岩石上自己的窝里，一心一意孚卵。调皮的孩子爬上岩石，伸手去取鸥蛋，那母鸥也只转转眼珠，动都懒得动。黄花鱼起了群，都从海底浮到海面上，大鲨鱼追着吃，追得黄花鱼呱呱叫。听见鱼叫，渔民就知道是大鱼群来了，一网最多的能捕二十多万条，倒在船舱里，一跳一尺多高。俗语说得好：“过了谷雨，百鱼上岸。”大对虾也像一阵乌云似的涌到近海，密密层层，你挤我撞，挤得在海面上乱蹦乱跳。这叫桃花虾，肚子里满是子儿，最肥。渔民便用一种网上绑着钗子做浮标的“钗子网”拉虾，一网一网往船上倒，一网一网往海滩上运，海滩的虾便

堆成垛，垛成山。渔民不叫它的虾山，却叫着金山银山。这是最旺的渔季，也是最热闹的海市。

现在我们先不妨走进海市的人家去看看。宋学安是个结实精干的壮年人，机灵得像海马一样。半辈子在山风海浪里滚，斗船主闹革命，现时是一个生产大队的总支书记。他领我去串了几家门子，家家都是石墙瓦房，十分整洁。屋里，炕上铺的是又软又厚的褥子毯子，地上立的是金边桌子，桌子上摆着坐钟，盖碗，花瓶。起初我还以为是谁家新婚的洞房，其实许多人家都如此，毫不足奇。

我不禁赞叹着说：“你们的生活真像神仙啊，富足得很！”

宋学安含着笑，也不回答，指着远处一带山坡问：“你看那是什么？”

那是一片坟墓，高高低低，坟头长满蒿草。

宋学安说：“那是解放前的坟，不是真坟，是假坟。坟里埋的是一堆衣服，一块砖，砖上刻着死人的名字。死人呢，早埋到汪洋大海里去了。那时候渔民常说：情愿南山当驴，不愿下海捕鱼——你想这捕鱼的人，一年到头漂在海上，说声变天，大风大浪，有一百个命也得送进去。顶可怕的是龙卷风，打着旋儿转，能把人都卷上天去。一刮大风，妇女孩子都上了山头绕香磕头，各人都望着自己亲人的船，哭啊叫的，凄惨极了，——别说还有船主那把杀人不见血的刀逼在你的后脖子颈上！”

说到这里，宋学安低垂着眼皮，显然在回想旧事，一面继续讲：“都知道蝎子毒，不知道船主比蝎子更毒。我家里穷，十二岁就给船主做零活。三月，开桃花，小脚冻得赤红，淋着雨给船主从舱里往外舀潮水，舀得一慢，船主就拿铅鱼坠子往你头上磕。赶我长得大一点，抗日战争爆发了，蓬莱一带有共产

党领导的游击队，需要往大连买钢，大约是做武器用。当时船主常到大连去装棒子面，来往做生意，我在船上替人家做饭。大连有个姓鲍的，先把钢从日本厂子里偷出来，藏到一家商店里。船主只是为财，想做这趟买卖，叫我去把钢拿回船来。你想日本特务满街转，一抓住你，还想活命么？仗着我小，又有个小妹妹（当时住在大连我姐姐家里），我们兄妹俩拐进那家商店，妹妹把钢绑在腿上，我用手提着，上头包着点心纸，一路往回走，总觉得背后有狗腿子跟着，吓得提心吊胆。赶装回蓬莱，交给游击队，人家给两船麦子当酬劳。不想船主把麦子都扣下，一粒也不分给我。我家里净吃苦橡子面，等着粮食下锅，父亲气得去找船主，船主倒提着嗓门骂起来：‘麦子是俺花钱买的，你想讹诈不成！你儿子吃饭不干活，还欠我们的呢，不找你称账就称便宜你！’这一口气，我窝着多年没法出，直到日本投降，共产党来了，我才当上民兵排长，斗船主，闹减租减息，轰轰烈烈干起来啦。”接着，宋学安含笑回答我最初的说：“你不是说我们的生活像神仙么？要不闹革命，就是真正神仙住的地方，也会变成活地狱呢。”

我连连点头说：“对，对。只是有一点我还不明白：我们革了船主的命，可不能革大海的命。大海一变脸岂不是照样兴风作浪，伤害人命么？”

宋学安又是微微一笑，笑得十分自仗。他说：“明天你顶好亲自到渔船上去看看。现在渔船都组织起来，有指导船，随时随地广播渔情风情。大船都有收音机，一般的船也有无线报话机，不等风来，消息先来了，船能及时避到渔港里去，大海还能逞什么威风？——不过有时意料不到，也会出事。有一回好险，几乎出大事。那回气象预报没有风，渔民早起看看太阳，通红通红的，云彩丝儿不见，也不像有风的样子，就有几只渔

船出了海。不想过午忽然刮起一种‘阵风’，浪头卷起来比小山都高，急得渔民把杆桅横绑在船上，压着风浪。这又有什么用？浪头一个接着一个打到船上来，船帮子都打坏了，眼看着要翻。正在危急的当儿，前边冷丁出现一只军舰。你知道，这里离朝鲜南部不远，不巧会碰上敌人的船。渔民发了慌，想跑又跑不掉。那条军舰一步一步逼上前来，逼到跟前，有些人脱了衣裳跳下海，冲着渔船游过来。渔民一看，乐得直喊：‘是来救我们的呀！’不一会，渔民都上军舰，渔船也拖回去。渔民都说：‘要不是毛主席派大兵舰来，这回完了！’”

原来这是守卫着这个京都门户的人民海军专门赶来援救的。

看到这里，有人也许会觉得不耐烦：你这称什么海市？海市原本是虚幻的，正像蓬莱阁石碑上刻的诗句所说：“欲从海上觅仙迹。令人可望不可攀”。你怎么倒能走进海市里去？岂不是笑话！原谅我，朋友，我现在记的并不是那虚无缥缈的海市，而是一个真实的海市。如果你到我的故乡蓬莱去看海市蜃楼，时令不巧，看不见也不必失望，我倒劝你去看看这真实的海市，它比起那缥缈的幻景还要新奇，还要有意思得多呢。

这真实的海市并非别处，就是庙岛群岛。

1 海市——选自《人民文学》1959年10月号，有删节。2 东方云海空复空……岂有贝阙藏珠宫——这四句诗的大意是：东方一片空明的云海，许多仙人在那里出出进，海虚无缥缈的世界在那里动荡着，千变万化，莫非真有神仙居住的贝阙珠宫藏在那里吗？贝阙，珠宫，指神仙居住的地方。藏，藏有。阙，古代宫门前面两边的望楼。3 写意——闲适愉快。

荔枝蜜¹ 杨朔

花鸟草虫，凡是上得画的，那原物往往也叫人喜爱。蜂蜜是画家的爱物，我却总不大喜欢。说起来可笑，小时候有一回上树掐海棠花，不想叫蜜蜂螫了一下，痛得我差点儿跌下来。大人告诉我，蜜蜂轻佻不螫人，准是误以为你要伤害它，才螫；一螫，它自己就耗尽了生命，也活不久了。我听了，觉得那蜜蜂可怜，原谅它了。可是从此以后，每逢看见蜜蜂，感情上疙疙瘩瘩的，总不怎么舒服。

今年四月，我到广东从化温泉小住了几天。那里四围是山，环抱着一潭春水，简直是一幅青绿山水画。刚去的当晚是个阴天，偶尔倚着楼窗一望，奇怪啊，怎么楼前凭空涌起那么多黑黝黝的小山，一重一重的，起伏不断？记得楼前是一片园林，不是山。这到底是什么幻景呢？赶到天明一看，忍不住笑了。原来是满野的荔枝树，一棵连一棵，每棵的叶子都密得不透缝，黑夜看去，可不就像小山似的！

荔枝也许是世上最鲜最美的水果。苏东坡写过这样的诗句：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可见荔枝的妙处。偏偏我来得不是时候，荔枝刚开花。满树浅黄色的小花，并不出众。新发的嫩叶，颜色淡红，比花倒还中看些。从开花到果子成熟，大约得三个月，看来我是等不及在这儿吃鲜荔枝了。

吃鲜荔枝蜜，倒是时候。有人也许没听说这希罕物儿吧？从化的荔枝树多得像一片碧绿的大海，开花时节，那蜜蜂满野嘤嘤嗡嗡，忙得忘记早晚，有时还趁着月色采花酿蜜。荔枝蜜

的特点是成色纯，养分多。住在温泉的人多半喜欢吃这种蜜，滋养身体。热心肠的同志送给我两瓶。一开瓶子塞儿，就是那么一股甜香；调上半杯一喝，甜香里带着股清气，很有点鲜荔枝的味儿。喝着这样的好蜜，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甜的呢。

我不觉发生了兴趣，想去看一向不大喜欢的蜜蜂。

荔枝林深处，隐隐露出一角白屋，那是温泉公社的养蜂场，却起了个有趣的名儿，叫“养蜂大厦”。一走近“大厦”，只见成群结队的蜜蜂出出进进，飞去飞来，那沸沸扬扬的情景会使你想，说不定蜜蜂也在赶着建设什么新生活呢。

养蜂员老梁领我走进“大厦”。叫他老梁，其实是个青年，举动挺稳重。大概是老梁想叫我深入了解一下蜜蜂的生活，他小心地揭开一个木头蜂箱，箱里隔着一排板，板上满是蜂蜜，蠕蠕地爬动。蜂王是黑褐色的，身量特别细长，每只工蜂都愿意用采来的花精供养它。

老梁赞叹似的轻轻说：“你瞧这群小东西，多听话！”

我问道：“像这样一窝蜂，一年能割多少蜜？”

老梁说：“能割几十斤。蜜蜂这东西，最爱劳动。广东天气好，花又多，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。酿的蜜多，自己吃得可有限。每回割蜜，留下一点点糖，够它们吃的就行了。它们从来不争，不计较什么，还是继续劳动，继续酿蜜，整日整月不辞辛苦……”

我又问道：“这样好蜜，不怕什么东西来糟踏么？”

老梁说：“怎么不怕？你得提防虫子爬进来，还得提防大黄蜂。大黄蜂这贼最恶，常常落在蜜蜂窝洞口，专干坏事。”

我不觉笑道：“噢！自然界也有侵略者。该怎么对付大黄蜂呢？”

老梁说：“赶！赶不走就打死它。要让它呆在那儿，会咬

死蜜蜂。”

我想起一个问题，就问：“一只蜜蜂能活多久？”

老梁说：“蜂王可以活三年，工蜂至多活六个月。”

我不禁想道：多可爱的小生灵！对人无所求，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。蜜蜂是在酿蜜，又是在酿造生活；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。蜜蜂是渺小的，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！

透过荔枝树林，我望着远远的田野，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，辛勤地分秧插秧。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，实际也是在酿蜜——为自己，为别人，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生活的蜜。

这天夜里，我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。

1 荔枝蜜——选自《东风第一枝》，有改动。

日出¹ 刘白羽

登高山看日出，这是我从幼小时候就向往的。一件事。

落日有落日的妙处，古代诗人在这方面留下不少优美的诗句，如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，“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”。可是这诗句再好，也还不免使人有萧瑟之感，不如攀上奇峰陡壁，或是站在大海岩头，面对着辽阔的云天，在一瞬间观察那伟大的诞生的景象，看火、热、生命和光明怎样一起来到人间。但是盼望了很长的时间，我却没有机缘看日出，只能从书本上去欣赏。

海涅在《哈尔次山游记》中曾记叙从布罗肯高峰看日出的情景：

我们静默地看着，那绯红的小球在天边升起，一片冬意朦胧的光辉扩展开了，群山象是浮在一片白浪的海中，只有山尖分明突出，使人以为是站在一坐小山丘上。在洪水泛滥的平原中间，只是这里或那里露出一块块干的土址。

善于观察大自然风貌的屠格涅夫，对于俄罗斯原野上的日出，也作过细致而生动的描绘：

……朝霞不象火一样燃烧，而散布着柔和的红色。太阳——不象炎热的旱天时候那样火辣辣的，不象暴风雨前那样泛出暗紫色，却明朗地发出可爱的光芒——从细长的黑云底下静静地浮出来，清爽地照耀着，沉浸在淡紫色的雾气中。舒展着的白云上面的细边，发出象小蛇一般的闪光；那光彩类似炼过的银子

……但是忽然又迸出动摇不定的光线来，——于是愉快地、庄严地飞也似地升起那伟大的发光体来。……可是，太阳的初升，正如生活中的新事物一样，在它最初萌芽的瞬息，是不易看到的。要看到它，必须登得高，望得远，必须有一种敏锐的视觉。我个人曾经有几次看日出的机会，而且眼看就要实现了，却没有如愿。

一次是在印度。我们从德里经孟买、海德拉巴、帮格罗、科钦，到翠泛顿，然后沿着椰林密布的道路，乘三小时汽车，到了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海角。这是著名的看日出的胜地，因为从这里到南极，都是一望无际的碧绿的海洋，中间再没有一片陆地，这海角就成为迎接太阳的第一位使者。不难想象，衬托着雄浑的天穹和苍茫的大海，从黎明前的沉沉暗夜里升起第一线曙光，燃起第一支火炬，该是多么壮观啊！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看日出。可是，听了一夜海涛，凌晨起来，一层灰些些的云雾却遮住了东方。这时候，拂拂的海风吹着我们的衣襟，一卷一卷的浪花拍到我们脚下，发出柔和的音响，好象在为我们惋惜。

还有一次登黄山。这里也确实是一个看日出的胜地。黄山狮子林，峰顶高峻，可惜人们没有那么好的目力，否则可以从这儿俯瞰江、浙，一直望到海上，景物历历可数。黄山地势之高，只要看看山上的泉水，象一条无羁的白龙，直泻新安江、富春江，经过钱塘江而入海，就显然可见了。我到了黄山，开始登山的时候，鸟语花香，天气清爽，收听气象广播，也说两三日内没有变化，没想到却同徐霞客碰到的一样：“浓雾弥漫，抵狮子林，风愈大，雾亦愈厚，……雨大至……”只听了一夜风声雨声，却没有看见日出。

但是，我终于看到了一次最雄伟、最壮丽的日出景象，不

是在高山之巅，也不是在大海之滨，而是在“图——〇四”飞临的万仞高空上。现在想起来，我还不能不为那奇幻的景色而激动。是在我没有一点准备，丝毫没有料到的时刻，宇宙就把它那无与伦比的光华和丰彩全下展现在我的眼前，把我的心灵一下吸引住，一下照得通红。那是1958年8月24日，我从莫斯科搭机东飞塔什干。在机场上，黑夜沉沉，满天繁星。三点四十分起飞，从空中向下俯视，只见在黑天鹅绒般的夜幕之下，莫斯科大片灯火，象亿万细小的钻石熠熠放亮，象河流中无数金沙在随波荡漾，象透过墨蓝色海水的一片珊瑚礁在闪光，真美极了。下面还是如此浓夜，上空却已游动着一线微明，如同一条窄窄的暗红色长带，上面露出一片清冷的淡蓝色晨光，晨光上面高悬着一颗明亮的启明星。飞机不断向上飞翔，愈升愈高，也不知穿过多少云层，远远抛开那黑沉沉的地面。飞机好象唯恐惊醒人们的睡眠似的，马达特别轻柔，两翼非常平稳。这时候，那条红带慢慢在扩大，象一片红云了，象一片红海了。暗红色的发光发亮了，在天空上展开，把夜空愈挤愈远，而且把它映红了。下面呢。却还是黑色无边的大陆。这是晨光和黑夜交替的时刻，这是即将过去的世界和即将到来的世界交替的时刻。乍看上去，黑夜还似乎强大无比，可是一转眼，清冷的晨光变为磁蓝色的光芒。原来的红海上簇拥出一堆堆墨蓝色的云霞。一个奇迹就在这时候出现了——突然间从墨蓝色的云霞里矗立起一道细细的抛物线，红的透亮，闪着金光，如同沸腾的溶液一下抛溅上去，然后象一支火箭一直向上冲。这时候我才恍然觉得，这就是光明的白昼由空中迸射出来的一刹那。然后，从几条墨蓝色云霞的隙缝里闪出几个更红更亮的小片。开始我很惊奇，不知这是什么。再一看，几个小片冲破云霞，密接起来，溶合起来，飞跃而出，原来是太阳出来了。它

晶光耀眼，火一般鲜红，火一般强烈，立刻把所有的暗影都照明了。一眨眼工夫，我看见飞机的翅膀红了，玻璃窗红了，机舱坐里每一个酣睡者的面孔也都红了。这时候一切都宁静极了，宁静极了，整个宇宙就象刚生过婴儿的母亲一样温柔、安静，充满清新和幸福的感觉。再向下看，云层象灰色的急流，在滚滚流开，让光线投到地球上，使整个世界大放光明。我靠在软椅上睡熟了。醒来时，我们的飞机正平平稳稳自由自在地向东方航行。黎明时刻的种种红色、灰色、黛色、蓝色，都不见了。只有上下天空一碧万顷，空中的一些云朵闪着银光，象孩子的笑脸。这时候，我忘掉为这一次看到日出奇景而喜悦，却进入一种庄严的思索，体会着“我们是早晨六点钟的太阳”这一句诗的最优美最深刻的含义。